



如皋人的“天水茶”

□严阳

现在已经进入了隆冬季节，气温持续下降，在我们这里，这差不多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节。可我表兄跟他的兄弟，我的表弟，以及其他四五个祖籍同样是如皋今天则在扬州生活的老乡，每年都会有那么几次，冒着严冬，驱车上百公里回到家乡探亲访友。而这些游子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兵分数路，有的去孟家蟹包店，有的去望月桥的烧饼店，还有的则是到新生路西端海月寺附近的丁家羊肉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如皋早茶。

在如皋城里，习惯把早上在外吃早点称作吃“早茶”。

早茶有哪些品种？面条、馄饨，以及两者的混合物“龙虎斗”；再就是烧饼、油条、包子、烧卖、油饼、麻团等。而在吃烧饼、油条这些水分较少的早茶的时候，如皋人还喜欢为它们搭配相应的伴侣——豆花或者豆腐脑。对于老辈的如皋人来说，当然还有跟早茶的名称贴合得十分紧密、名副其实的“茶”。

说到茶，就不能不说到喝茶的地方——茶馆。在五十年前的如皋，曾经有无数家茶馆。在我记忆中，我家所在的秀水港的对面、准堤岸南端跃进路口的西侧，就有一家茶馆。开茶馆的是位50出头的皮肤黝黑的奶奶，人称“黑子”。她家临街的那间屋大约有20来平方米，屋里摆放了大约4张八仙桌。每天早上都会有些老年人在这里悠哉闲哉地吃早茶：也就是带上他们从饮食店买来的烧饼、油条或者其他点心，在这里倒上一壶茶，慢慢地享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泡茶的水并不是普通的井水，而是“天水”——也就是天上落下并经过长时间的沉淀的雨水。很多讲究的老人家中同样也是喝的天水，并且因此家中备有数口大缸，有的放在院中屋檐下等天水，有的放在屋子里过滤天水。而用天水泡的茶，其口感非常特别：有些清凉，又有些甜蜜。在西侧的青云巷口，也有一家茶馆，只是屋里地皮更窄，八仙桌都摆到了人行道上。

在这里，人们是真正的吃早茶——在吃早点的同时，也喝茶。而在茶馆里吃早茶，很多人能够吃上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上了年岁，习惯于细嚼慢咽是一个方面，把这里当成重要的信息交流场所、家长里短的谈论之地也是很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对于一些已经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把看云舒云卷、车来人往当做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的人们来说，时间不再紧迫，可以从容地生活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我就记得，晚年的我外婆，就几乎每天都要到“黑子”的茶馆里坐坐，聊一聊，有时也会在这里喝上一泡天水茶。

如皋人烧天水茶的水壶都是锡壶，而非今天普遍使用的不锈钢水壶。这两者对所烧的茶水的质量到底有何影响？我不是很清楚，但我迄今依旧记得从前那天水茶具有“纯”“厚”“甜”“绵”等几个特点。这“纯”，是说天水茶绝无杂质，纯净无比；这“厚”，说的是天水茶入口比之井水感觉上似乎要“稠”许多；这“甜”，说的是天水茶里似乎放了白糖一样，有种淡淡的甜味；这“绵”，说的是天水茶入口乃至咽下之后耐人寻味。所以，也难怪像我外婆那样的老派的年长之人，那样喜欢它。

在我的记忆中，我外婆泡天水茶很少用茶叶的。她用什么来泡茶？用自己在庭院里种的薄荷、藿香、佩兰，以及“竹芯”。什么是“竹芯”？也就是竹子新生的尚未完全开展卷曲成缝衣针模样的新叶。为什么不用茶叶？或许跟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贫困，买不起茶叶有关，但我以为更有可能与老人家特别看重新鲜、淡雅这些庭院中可以手植与即时享受的植物特点有关。因为我们家的庭院很大，种植薄荷之类很多，所以，不少左邻右舍时常到我们家“要”些回去泡茶。用这些“乡土茶饮”泡出的天水茶，我不知道跟用茶叶泡出的天水茶相比，味道更好一些还是稍有差距，反正在我的印象里，它就是那年代是的老百姓眼中的龙井、云雾。

今天的如皋，长寿之乡的美誉名闻遐迩。也确实在如皋城里，不乏百岁老人。而八九十岁的古称耄耋之年的老人可以说遍地都是。比如说我母亲88岁，我父亲89岁，并且都还康健。这些老人之所以长寿，原因多多。但有一条乃是毫无疑问的：如皋人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十分讲究，热爱生活也懂得生活，这从如皋人吃早茶的习惯上便可以大略感知。

当然，对于我现居扬州的表兄，以及很多在外工作生活的如皋游子们来说，包括如皋早茶和如皋萝卜、毛菜之类的美食的诱惑，固然是他们不远百里回家一趟的理由；而骨子里对故乡思念和怀想恐怕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因为至少我们知道，扬州作为大陆最为著名的消费城市之一，诸如富春包子在内的美食，其味道之美、名气之大，绝对不在如皋的早茶之下。但无论如何，如皋早茶那种吃在嘴里，香在心里，可以一舒思乡之情的功能，又是富春包子之类无法替代的。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

□史文



董竹君



1951年，锦江饭店开业启事



董竹君小名“阿媛”，1900年出生在上海洋泾浜畔的贫民窟里。父亲董同庆，江苏南通县六甲乡人，长相英俊，为人忠厚善良，以拉黄包车为生。董竹君幼时家贫，原有一弟一妹，都因生病未及时救治而不幸夭折，但父母仍尽力送她到私塾读书。13岁时，父亲大病一场，借了许多高利贷，家里生活更加困顿，父母无奈将家里唯一的女儿董竹君抵押到堂子里卖唱三年，换来300元钱用于还债。两年后，董竹君逃出火坑，与常在青楼出没以掩护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时任四川副都督的夏之时结婚，并远赴日本求学。1917年秋，董竹君读完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课程后回

国。这年护法战争爆发，夏之时被委任为靖国招讨军总司令。1919年，五四运动的兴起，给董竹君带来新思潮、新文化的冲击和启迪，而丈夫则随着政治失意而日益消沉，最终两人分道扬镳。此后，自强的董竹君独自带着四个女儿回上海创业谋生。1930年，她在上海闸北创办了群益纱管厂，成为上海滩最早的一位女老板。“一·二八”事变后，工厂被日本人炸毁。在上海期间，董竹君与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交往，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3月的一天深夜，因家中藏有革命宣传品，董竹君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关押四个多月，后被取保释放。

1935年，董竹君创办锦江川菜馆。菜馆装修考究，中西合璧，墙上悬挂张大千的画作和郭沫若书写的条幅。开业盛况轰动全市，顾客拥挤水泄不通，南京政府要员和上海军政界人物来用餐也得等上许久。此后，上

海各界头面人物包括黑道上的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也经常在此设宴，默片时代的头号电影明星卓别林访问中国时也在此品尝过香酥鸭子。1936年，董竹君又创办锦江茶室，作为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点。尽管她参与革命活动并多次掩护和资助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但做得天衣无缝，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沈醉虽有察觉，也没能抓到把柄。

1940年，为躲避日本人和汉奸的刁难，董竹君流亡菲律宾。1945年回国后，立即着手整顿由于委托代理人严重贪污渎职导致营业额严重下跌的锦江两店，直至恢复元气。此后，董竹君在中共上海局的直接领导下，先后独资创办永业印刷所、协森印刷局、美化纸品厂，集资开办美文印刷厂，作为党的秘密印刷机构，出版印刷了大量革命书刊和秘密文件。

上海解放后，董竹君于1951年将

含辛茹苦经营了16年、当时价值3000两黄金(时值15万美金)的锦江两店交给国家，后扩建为锦江饭店，成为上海接待中央领导和外宾的重要场所。董竹君任锦江饭店首任董事长兼经理。1953年秋，董竹君到北京，周恩来和邓颖超专门派车接董竹君到中海西花厅用餐。餐桌上，周恩来举起酒杯亲切地对董竹君说：“多年来，你为党在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我敬你一杯。”周恩来放下酒杯又说：“身为都督夫人抛弃荣华，单枪匹马，参加革命真难得。”主宾相谈甚欢。饭后，周恩来还邀请董竹君去怀仁堂看戏。

董竹君是第二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她遭遇抄家并入狱五年。平反之后，她更加积极履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职责。1997年12月，董竹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著名导演谢晋曾以她为原型，拍成31集电视连续剧《世纪人生》。

陈从周：留墨添香美如皋

□彭伟



如皋好，信步冒家桥，流水几湾萦客梦，楼台隔院似闻箫，往事溯前朝。调寄忆江南，余欲游水绘园40年，今果畅游，感成斯阙。

1980年，园林学家、书画家、诗人陈从周(1918—2000)，初访如皋，触景生情，即兴吟诵了这首《忆江南》。词中水绘园，即古吕如皋第一名胜——冒辟疆、董小宛的栖隐旧地。追溯40年前往事：1940年，陈先生陪同恩师“一代词宗”夏瞿禅先生，谒见冒广生先生(冒辟疆族裔)，有幸一睹冒辟疆、董小宛的画像，为日后填词，种下因缘。

陈先生与如皋的缘分，离不开冒家；与如皋的邂逅，离不开水绘园。说起初次邂逅，那是那年秋天，他应邀前往如皋参加如城总体规划评审会议，参与重修水绘园。陈先生为水绘园挥毫，赞道：“天下名园”。至今游人入园，这四个大字，赫然入目。他为如皋人创作的书画作品，何啻此幅。会议报到前，陈从周乘坐专车从上海出发，经过江阴八圩，渡江北上。砂石公路，又有长江险阻，交通实在不便。他一路风尘仆仆，直至晚间八

九点，才赶到如皋。县委委会的行政组长吴承泉、秘书胡吉飞负责接待工作，已在如皋招待所恭候多时。陈先生到后，他们一齐用餐。除去冒氏友人，陈先生的恩师任铭善先生也是如皋人。故而，他对如皋的语言、美食，早有耳闻。他居然幽默地说起如皋方言：“你俚招待得我好，我带了笔墨来，画画送给你俚。”吴承泉、胡吉飞听了，心中窃喜。

会议连开数日，其间陈先生在水绘园休憩，画下了大量的小品，谁要送谁。胡吉飞有些纳闷，眼看别人都喜得陈先生的画作……他便于某日会议结束，安排陈先生返回招待所中楼西北角的房间用餐。清蒸鳊鱼、红烧猪脚，几道如皋家常菜，都是陈先生爱吃的。陈先生食菜不食言，诙谐地说道：“吃了别人的嘴软，今天被你们圈在这里了！”他愿作画相送，见者有份。一位省规划院的领导，向陈先生讨画，他大笔一挥，圈圈点点，画了幅《梅花图》，题跋：“一圈两圈圈不了，人人都道圈儿好。而今跳不出圈儿，反被圈儿圈到老。”待到那位领导携画离场，陈先生又不失风趣地考问大家，为何要画梅花呢？大家不解，他才指着自己的脸，幽默地暗示道，收画人有一幅麻脸，但这是玩笑。他又严肃地解释道，梅花象征着清傲高洁，为官的人，要像梅花一样，守好圈

子，洁身自好。

轮到为胡吉飞作画了，陈先生先问他“文革”中整过人吗？胡吉飞些许彷徨，幸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只好缄默。幸好，吴承泉几个人分别说道：“他是个老好人，不用说整人，就是……”既然是好人，陈先生便画了一幅好画《竹叶芙蓉图》。这幅佳作，构图取法潘天寿先生的《荷花图》，凝练洒脱，用笔古拙：竹枝微斜向上，直蹿顶端，竹叶恣意盎然；下侧的芙蓉花，团团簇簇，水墨叶，郁郁葱葱，美不胜收。画中题跋“哪知风露清愁句，秋后芙蓉亦牡丹，吉飞同志大雅正”，祝福胡吉飞熬过“文革”劫难后，像牡丹一样富贵。胡吉飞望着画作，满心欢喜。一晚，陈先生共画下作品七八幅，最后还有些零星，不舍丢弃，又录宋吴文英词作中的“山色谁题”，写就一幅书作，送给了胡吉飞。此作为行草笔法，绵里藏针，线如天高行云，点如高峰坠石，古朴厚重。胡吉飞如获至宝，至今珍藏着这两幅陈先生的佳作。

如皋还有一位幸运儿，获赠陈先生的三幅作品，他就是蔡国柱老人。蔡老工书，行伍出身，早年在东海舰队任职时，便与韩天衡先生交游。退伍后，任职如皋县委宣传部。1986年，陈从周再次来如，参加会议。6月25日上午，蔡国柱在水绘园，聆听了陈先生关于水绘园用于补助师范学生。

潘树声在如皋任教期间，时刻不忘家乡李堡的教育事业。为了扩建李堡小学，他不顾严寒酷暑，四处奔走，劝募数载，先后增建校舍若干，并亲自为李堡小学创作了校歌。“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潘树声忧时伤世，曾作组诗《仿杜工部秋兴八首，次原韵》，其一云：“天将战血染秋林，红叶漫山万木森。莽莽川原馀劫火，萧萧风雨布层阴。宋家积弱和无策，曹社潜谋鬼有心。人道难为戎首说，征夫远戍不闻砧。”抒发了他对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的悲愤之情，表达了他对战乱中的难民的关注。解放后，潘树声被选为海安县政协委员、政协常委。

上世纪三十年代早中期，李堡小学每周一举行师生大晨会。大晨会上，先唱校歌，接着唱《救国歌》，因为那时正值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国难当头，全国上下奋起抗日。《救国歌》的歌词是：“大好金瓯将破碎，黑水白山尽魑魅，青年肝胆扬风雷，健儿身手英雄队，复兴民族舍我其谁？奋起，奋起！努力求学新知培，养成实力大无畏，奋起，奋起！看我们十年后，发扬祖国的光辉！”

这首歌歌词是当时在江苏省教育厅任编审职务的易君左所作，针对青年而发。鼓励在校学生努力学习，探索新知，不断进取，发奋图强，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得到最后胜利。这首歌当时在全省范围内广泛流传。



“吾校帜，飘扬堡东。初日照瞳瞳，敬师和友莫后众，广座尽春风。春风，春风，常沐教化工。”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早中期海安东乡李堡小学的校歌。这首歌词是李堡著名士绅潘树声(字敦安)所作。潘树声出身于李堡镇一户世代书香家庭，其父为晚清秀才，课子极严。废科举后，潘树声考取南通师范学堂，毕业时名列前茅，深得张謇等赏识，遂留校任教。数年后至北京女子师范任教，并随考察团赴日本考察教育。后被如皋沙元炳聘为如皋师范学校校长

(李堡旧属如皋县管辖)。潘树声于国文、地理、历史等课程造诣极深。国文教材研究透彻，烂熟于胸，登台讲授，无需备课，滔滔不绝，条分缕析。上地理课可随时在黑板上作图，边画边讲，准确无误。任如皋师范校长期间，潘树声每天上午第一节课都亲自巡视各教室，如发现国文、地理、历史课程任课教师未到班，就立即进教室代为上课；如系其他课程，他就留在教室督促学生自习，待任课教师到班后才离开。潘树声任如皋师范校长时间较长，1927年暑假调离时，将任内的积存现金800多元(当时市值。时白粳米价格每担约4元，此款可购买大米20000多斤)全部上缴县教育局，并建议将这笔款项